专访中国冬奥滑雪医疗保障梦之队成员——

踏着滑雪板去从医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梁 璇

“说到医生，大家都熟悉，可您见过穿着滑雪板工作的医生吗？我就是。”每次在北京冬奥组委举办的宣讲会上，付妍都会如此开场，她是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急诊科医生，作为中国冬奥滑雪医疗保障梦之队的一员，“也是中国第一代滑雪医生。”

北京延庆海陀山国家高山滑雪中心是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赛场，这里也将是付妍和队友在赛道上的‘手术室’。海坨山主赛道全长2950米，垂直落差894米，地势复杂、风向多变，难度名列世界前茅，将在这儿进行的高山滑雪比赛又是速度最快、救援难度最大的冬奥项目，因此，滑雪医生的配备至关重要。

可在此之前，国内没有一条符合奥运标准的高山滑雪赛道，专门的医疗保障更无从谈起。为保障冬奥会，2018年，北京冬奥组委和北京市、河北省卫健委等开始筹备成立“中国冬奥滑雪医疗保障梦之队”，北京积水潭医院、北京协和医院、中日友好医院、北医三院等十几家医院共抽调72名临床医护人员，开始雪地救援和滑雪技能培训。

入选的医护人员来自麻醉、骨科、脑外、胸外等科室，都通过了滑雪技能、专业技术和外语水平层层选拔，可真正了解滑雪医生的职责和工作环境后，“没有一个人去了就能干这活儿”。北京积水潭医院创伤骨科医生孙旭坦言，“会滑雪、医术好，未必能成为合格的滑雪医生”。

孙旭在进行滑雪训练。 孙 旭供图

根据国际雪联规定，4分钟，赛时如果发生运动员摔伤事故，医务工作者必须在这个时间内赶到现场，而他们能依靠的交通工具就是滑雪板，“这就要求把滑雪练到不用想，得跟平时走路一样。”孙旭表示，一开始，大家水平参差不齐，有的队员上高级道还肝儿颤，为了提高滑行精确性、缩短救援时间，他们在训练中不能正常滑行，只能机械地重复着一个个枯燥的动作以形成肌肉记忆。好不容易练到‘咬咬牙能跑起来’的程度，但加上急救包、AED等近15公斤的负重，‘一切又得重新适应’。滑雪讲究重心，像突增15公斤体重上板，除了腿酸更难掌握平衡，孙旭透露，“摔倒和受伤是家常便饭，我们医疗队有4名队员发生过严重外伤，分别是锁骨骨折、肋骨骨折、胸椎骨折和股骨颈骨折”。

可相对于滑雪，真正让医生们感到有压力的是在极端条件下施展救治的能力。学了近20年医，作为青年骨干医生的付妍发现，以前临床上熟练掌握的技术，到了雪道上像被加了封印。以最常见的心肺复苏为例，要求患者平躺，按压要垂直于患者胸壁，按压深度至少5厘米，“但在坡面雪道上，选择按压角度就得费番周折，站姿还是跪姿？坡上还是坡下？怎么防止自己摔倒？怎么和队友配合稳定住患者？都是一系列问题。”付妍透露，心肺复苏是个体力活儿，通常施救的医生力竭马上需要其他医生接替，然而雪道上交换位置都是一个“大工程”。

如果遇上气管插管这样的技术活儿，在医院里能做到又快又准的医生，在雪道上必须跪着、趴着，甚至侧躺着操作，一边使劲儿蹬地保持平衡，一边还要能做出准确的动作，“但摘掉手套，手很快就冻僵了”。他们能做的只有不断尝试，让身体习惯彻骨的冰凉，“在假人身上练，从开始的30秒练到20秒，再到15秒，10秒，甚至现在我能做得更快”。

“快”是付妍总在强调的字眼，“如果说平时的工作中还有一定时间思考这个病人怎么处理的话，那么在赛道上，一旦我们这些滑雪医生出现，往往意味着运动员发生了危及生命的情况。”尤其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环境里，时间空间和医生作对。她记得一次训练中，外教让大家背着15公斤的急救包从终点往山上爬，“还专挑那些犄角旮旯爬，好不容易爬到坡顶，容不得喘口气儿就让我们演练救援。”结果，教练看着大家一脸的疑惑，严厉地说：“难道运动员摔倒还找个平坦的地方等你们歇够了再救吗？”这句话让付妍明白了，只有这样不分时间、不分地点地演练，才能应对赛场上瞬息万变的情况和各种意想不到的事情。

但意外情况还是会突然出现。2019年9月，孙旭和几名队友一同参加在海坨山举行的中国第一次高山滑雪直升机长绳救援演练，演练中由滑雪医生完成现场急救并呼叫直升机支援。在一次训练时，山谷里突然出现了强烈乱流，“风就比较怪，周围插了很多旗子，我们发现旗子在往不同方向飞。”他发现，救援直升机几进几出就是无法到达急救地点，最后艰难悬停，就在将伤员吊起的一瞬间，由于重量增加和向下气流的影响，飞机发生了快速下坠，“大家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儿，我们准备冲过去保护伤员。”只见头顶的飞机努力挣扎着摆脱了乱流，放下心来的孙旭才注意到眼镜镜片上多了几条被乱风吹起的碎石擦出的划痕。“从山上下来，我们才知道是机长临危不乱，才避免了机毁人亡的惨剧，所有人都说这是自己离死神最近的一次。”而这次演练任务的顺利完成，也成为国内高山滑雪救援领域的一次突破。

小的变数也在不断出现。孙旭表示，中国滑雪医生的成长几乎从零开始，小到一块电池、一根塑料管的使用，都需要从实践中获得。“急救包里的装备比120救护车上的不差了。”孙旭介绍，在12公斤重的红色小包里，不乏先进装备，但通过训练发现，极低的气温下，充满的电池很快只有一格，可视化的屏幕也产生延迟，设备的使用变成了挑战，“一开始，最大的问题是管插不上。”平时随手可用的小零件，因塑料的材质在极寒天里冻得梆梆硬，一碰就裂开，“最后在巡逻队员的建议下用热水浇了接头，才解决问题。”

这些不会出现在手术室里的小麻烦，足以让离开“主场”的孙旭有些忐忑，他意识到，这群医生正在做的不仅是“把手术室搬到雪道上”那么简单，更是走出舒适圈，把自己投向未知和创造的过程，“在手术室里，我能提前知道患者的情况，有什么基础病，手术方案有A计划、B计划，周围是熟悉的搭档，但在雪道上，处理的是突发事故，你必须先安全快速抵达现场，然后迅速作出判断，利用救援包里的装备作出比较完善的救援。”同时，因为运动员用药不能违反兴奋剂规定，整个救援过程会进行音视频采集，届时甚至要经受全球转播镜头的考验，时间紧、任务重、变数大、容错率低，“滑雪”作前缀，几乎剥离了“医生”本就不多的安全感。

但付妍仍在强迫自己走出舒适圈。有一段视频画面在她脑子里晃好几天：一名滑雪运动员双腿不受控“劈叉了”，等他腿分到一定程度，洁白的雪道上出现了长条的血印……“虽然我是一名急诊科大夫，但不代表我能直视发生意外的血腥瞬间。”就像看到网上的车祸视频，她总是在预知意外发生时本能地闭上双眼，可对一名滑雪医生，不落下运动员受伤的每个细节，就成为基本要求，“看清他怎么受伤的，才能在有限的时间内更精准地施救”。

更重要的是，缺乏现成的培训资料，根据视频推演事故及设计救援应对就成为医生们学习的重要方式。作为国内第一代滑雪医生，不仅意味着没有先例可循，还意味着他们的探索和自我挖掘需要经得起未来发展的考验。训练期间，他们白天滑雪训练，晚上就鏖战到深夜讨论和制定“属于我们自己的救援方案”。“但没有经验借鉴也意味着发挥的空间很多。”付妍注意到，和压力成正比的是队员的热情，“每次推演，大家都争着发言，在屋里都听不清说啥。”队伍里不少医生已是权威专家，但常常就“救援人员站位”这样的细节争论不休，“每次听学术争论我就觉得特别带劲儿，同行的精神很值得学习，大家为流程的制定和实施真的绞尽脑汁。”付妍笑称这算是“学医人的坏毛病”，即习惯作最坏的打算，“把最坏的情况处理了，后面发生比较小的问题就有信心应对了。”

“我们仍期待更多实践的机会。”孙旭表示，经过两个冬季62个日夜的训练，多少次计时4分钟的惊心动魄，今年1月，团队正式坐镇海坨山，完成了全国第十四届冬季运动会高山滑雪项目保障任务，但此后受疫情影响，他们失去了一些实战机会。如今，又一个雪季到来，队伍再次恢复雪上训练，孙旭透露，“如果2月的赛事不推迟，我们又将迎来一次接受检验的机会”。只是这次，他们或将面临的还有疫情的挑战。

付妍在进行急救训练。 付 妍供图

滑雪医生身上所携带的装备超过15公斤。 付 妍供图

疫情冲击下 一项看似生不逢时的赛事却被追捧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慈 鑫

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体育赛事造成了巨大冲击，特别是对于需要人员跨国流动的国际赛事，冲击更大。看起来，今年并不是一个创办国际体育赛事的好年景，但机会还是有的。一项名为东亚超级联赛的篮球赛事正是在今年酝酿从邀请赛升级为主客场制，预计明年10月正式推出。这项东亚地区的跨国篮球俱乐部联赛，目前已经得到日本、韩国、菲律宾三国联赛的积极响应，与中国CBA公司的接洽也在推进之中。如果顺利，明年秋天全新亮相的这项赛事将填补亚洲篮坛的一个空白。

升级为主客场制的东亚超级联赛，前身是自2017年起连续3年在中国澳门举办的一项篮球邀请赛——2017年名字是“超级8”、2018年和2019年的名字为“非凡12”。东亚超级联赛首席执行官马特·拜尔近日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从全球的篮球赛事水平来说，中国、日本、韩国、菲律宾的职业篮球联赛相比奥运会的篮球比赛、NBA和欧洲篮球联赛都有很大的差距，市场开发也是有限的。如果有一个整体的，以亚洲篮球冠军联赛为概念的赛事平台的话，一方面可以提高东亚地区各个职业篮球联赛的水平，另一方面可以扩大亚洲篮球在全球的影响力和关注度。”

打造属于亚洲篮球的跨国高水平俱乐部联赛——实现这个想法也是马特在2017年创办“超级8”篮球邀请赛时就定下的目标。

其实，马特创办“超级8”篮球邀请赛时原本想用的赛事名称就是亚洲联赛，但这引发了他与国际篮联的矛盾。但之后，国际篮联也认为亚洲篮球应该弥补缺乏跨国俱乐部联赛的空白，因此，国际篮联与马特冰释前嫌，从敌视变为合作。今年8月，东亚超级联赛与国际篮联达成了为期10年的合作协议。

按照东亚超级联赛与国际篮联的协议，东亚超级联赛以中日韩菲四国的职业篮球俱乐部为参赛对象。马特介绍，参赛的队伍要求是这4个国家职业篮球联赛的冠军、亚军，或至少在联赛排名靠前。预计明年10月开始的第一个赛季有8支队伍参赛，之后每个赛季的队伍数量逐步递增，直至最终有16支队伍参赛。

据马特介绍，日韩菲三国联赛都与东亚超级联赛达成了参赛协议，中国的CBA联赛与东亚超级联赛的谈判还在进行之中。

疫情确实是影响4个国家联赛参与东亚超级联赛的不利因素。辽宁男篮曾在2019年举行的非凡12邀请赛上夺冠，辽宁男篮总经理李洪庆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表示，“现在，疫情是最大的不确定因素，毕竟，疫情防控的政策不是一家俱乐部能说了算的。但从我们的意愿来说，如果一切条件具备的话，明年，我们会参加东亚超级联赛。”

据马特介绍，明年施行主客场制的东亚超级联赛，赛程将从10月延续至次年2月，冠军奖金将高达100万美元。相比之前赛期只有一周、冠军奖金15万美元的非凡12邀请赛，无论是奖金额度还是时间跨度都有了质的提升。

在李洪庆看来，“赛事奖金的增加说明赞助商对这个赛事的认可，反过来，奖金的增加也可以吸引更多的高水平球队参加比赛，可以提升赛事的水平和影响力。”但比赛奖金只是东亚超级联赛吸引中国职业篮球俱乐部参赛的条件之一，李洪庆表示，“中国篮球运动员接触其他国家选手的机会主要还是来自国家队的比赛，平时在俱乐部，这样的机会还是比较少的。我们认为，参加俱乐部的跨国联赛，对运动员来说是一个不错的交流和体验机会；对于俱乐部的教练和管理人员，也有机会去了解亚洲其他国家篮球俱乐部的发展水平。”

疫情加大了东亚超级联赛明年能否顺利推出的不确定性，但从另一个角度说，疫情也令一个国家联赛对改善生存环境有了更迫切的需求。

菲律宾职业篮球联赛劲旅——黑水篮球俱乐部的华裔老板徐志庆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对于整个菲律宾篮球生态、产业链造成的影响都是巨大的，不仅是经济上的损失，更是对菲律宾篮球品牌价值的影响，直接导致了菲律宾篮球市场曝光度锐减。”和CBA一样，菲律宾职业篮球联赛在复赛之后也隔离在“泡泡”（即严格的封闭区域）内举行，徐志庆表示，联赛没有现场观众带来的门票收入，但是依然要维持高昂的运营成本。

徐志庆相信，加入东亚超级联赛对于菲律宾篮球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方式，“东亚超级联赛不仅为菲律宾联赛的球队和球员打开了机遇之门，也建立了亚洲篮球交流的纽带，将篮球竞技提升了一个水平。这对于东亚超级联赛和菲律宾联赛来说，将是双赢的结果。”

日本职业篮球联赛B联赛的创办时间不长，今年只是B联赛创办的第五年，但赶上疫情，迫使B联赛也开始寻找新的增长点。B联赛主席岛田慎二近日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在前四个赛季过后，B联赛必须开始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正在寻找新的扩张机会，例如加入东亚超级联赛。我们认为，疫情加速了我们进入下一发展阶段的进程。”岛田慎二相信，跨国的篮球联赛有助于提高球迷对篮球的关注，“亚洲有很多篮球迷，但他们看到的篮球比赛几乎仅限于本土的篮球比赛。通过东亚超级联赛的平台，参赛俱乐部将代表他们的国家参赛。我们相信，这将给许多球迷一个到国外体验别国篮球氛围的机会，从而带动整个亚洲篮球市场的形成。对于B联赛和参与的俱乐部来说，我们认为这是一个新的增长点，有助于提高我们在亚洲市场的竞争力。”

明年能否控制住疫情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这不影响东亚超级联赛的筹备。马特认为，东亚是目前全球疫情防范做得最好的地区，他相信，“一年后，至少从商务旅游的角度看，东亚地区的跨国、跨境人员流动应该是可以恢复的。”

今年受疫情影响，体育赛事的商业开发难度空前加大，但东亚超级联赛却定下了高额奖金体系，加之赛事将承担所有参赛队伍的差旅费、出场费、获胜奖金等开销，意味着东亚超级联赛必须完成难度不小的招商工作。马特介绍，比赛的招商工作已经全面展开，推进的速度也非常快，他说，“虽然疫情还在持续，但是我们的产品有优势，而且整个亚洲地区的体育发展都还在上升期，企业对我们这项赛事的关注度非常高。我想，大家都有这个预期，疫情不会一直持续下去。”

东亚超级联赛将在明年推出的消息，甚至还引起了在中国具有极高声誉的美国著名篮球经纪人比尔·达菲的注意，他在接受中青报·中青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创办一项东亚地区的跨国职业篮球联赛是一个完美的想法，但他也提醒赛事主办方，“与各国的职业联赛协调赛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据我所知，东亚超级联赛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多努力，我认为他们已尽其所能地灵活配合。”

东亚超级联赛若要从一个想法变为现实，离不开中日韩菲四国职业篮球联赛的支持，马特介绍，这些国家的联赛需要派出实力最强的队伍参赛，以保证东亚超级联赛能够具备亚洲冠军联赛的水平，此外，还需要这些国家的联赛在赛程制定上为东亚超级联赛让路，毕竟，在从明年10月至2022年2月的东亚超级联赛赛期内，东亚超级联赛与4个国家的本国联赛是有时间冲突的。马特表示，“为了获得这些国家篮球联赛的支持，比赛奖金是一个重要条件。除了奖金，我们还会根据东亚超级联赛在各个地区的商业开发情况，与中日韩菲的职业篮球联赛进行分成，共同开发亚洲篮球市场和享受收益。”

达菲看好东亚超级联赛在持续发展之后有机会成为亚洲的欧洲篮球冠军联赛，马特当然也有这个野心。但目前，国际篮联和亚洲篮联的想法是东亚、西亚先各自发展本地的跨国篮球俱乐部联赛，马特表示，也许有朝一日东亚联赛和西亚联赛可以合并为统一的亚洲联赛，但从目前看还是非常遥远的事情。

本报北京11月23日电

中超中甲‘洗牌’金元时代不再

中国足球拒绝‘工具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郭 剑

90分钟内李行的点球价值连城，武汉卓尔队得以留在中超，挑战者浙江能源绿城队只能打道回府——涉及到联赛级别分界的超甲附加赛第二回合比赛，残酷程度排在今年3级联赛的第一位。

至11月22日超甲附加赛结束，新赛季中超16支球队全部确定，中甲联赛冠军长春亚泰队取代直接降级的石家庄永昌队重返中超，而明年超甲之间恢复两个升降级名额的消息，对于浙江能源绿城队也勉强算是一种安慰。

中超中甲，悲喜交加

武汉卓尔之喜在于释放。

这支球队在2020年所受的煎熬至今还让球员心有余悸——整个1月，球队都在广州集训备战新赛季，1月下旬新冠肺炎疫情在家乡暴发的消息让大家心情极为沉痛，而当球队按照原计划由广州前往西班牙进行海外拉练（当地时间1月29日抵达西班牙），这支来自中国的球队接受了多次当地卫生部门的严格检查。尽管中国驻西班牙大使馆提供了足够帮助，就连西甲联盟也邀请武汉卓尔全队现场观看了皇马与巴萨的‘国家德比’（本场比赛之后欧洲足坛赛事陆续暂停），但武汉卓尔队的心理压力并未因此减轻。

无法回家的漂泊旅程持续将近半年——7月25日中超揭幕战武汉卓尔队亮相，苏州赛区参赛球队队长列队欢迎他们回归赛场——这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中国足球向疫情宣战的场面，但当时很难有人预料到，武汉卓尔队会从揭幕战一直打到附加赛的最后一刻，才能确定留在中超。

可喜的，一部分是留在中超，更多的则是压抑整整一年的释放。

浙江能源绿城之悲在于无奈。

浙江能源绿城队的2020年没有武汉卓尔队那么多坎坷那么多故事，但球队重返中超的心思已经持续多年。在今年中甲联赛第二阶段成都的冲超组，浙江能源绿城队5战3胜1平1负打到中甲亚军（冠军为长春亚泰队）——按照往年赛制，长春亚泰和浙江能源绿城队均可直升中超，只是今年采用特殊赛制，升降级名额被缩减为1.5个，浙江能源绿城队只能与武汉卓尔队再战附加赛。

两场附加赛下来，浙江能源绿城队只输了1个点球，就从中超‘输’到中甲。

“今天，虽然我们在苏州留下了遗憾，但这绝不是终点，而是我们重新腾飞的起点。我们深信，浙江足球的春天正在到来，浙江能源绿城一定会成为浙江的荣耀。”11月22日输掉附加赛后的深夜，浙江能源绿城俱乐部声明言志，“2021年，我们唯一的目标已经确立：冲超，回到中国足球的最高舞台。我们只有这一条路。我们将通过各种方式强大自己，打造一支铁血之师。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牢牢把握自己的命运。”

悲喜过后，联赛‘洗牌’

武汉卓尔与浙江绿城的一喜一悲均为短暂过渡——来年的中超联赛暗流涌动，对于实力不济的球队而言留在中超未必是福，而中甲联赛逐渐‘正规化’，一旦经营运作出色，征战中甲也是不错选择。

“俱乐部限薪”将是新赛季中超联赛最显著的变化，“清洗联赛资本泡沫”的原则早在2019年5月陈戌源担任中国足协换届筹备组组长时便已确定。这项决议在球迷群体中得到较多支持：国字号球员年薪上千万元人民币的‘超高薪’体系早已令球迷不满，毕竟国家队不纳入归化球员只是亚洲区12强赛中游水平，而看上去由市场决定的‘千万年薪’，其实质只是‘溢价’；另一方面球队享受‘超高薪体系’球员压榨了普通球员薪酬体系，甚至4名外援薪水占比球队工资60%的极端现象亦有出现。

“现在联赛不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过度泡沫化，今年有16家职业俱乐部退出，为什么？不健康。”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说，“要保障联赛健康有序，必须让俱乐部财务健康，我们会进一步压缩俱乐部的投资方案，目的是让中国足球的大环境回归理性。”

当联赛的‘不健康现象’达成共识，限薪势在必行。根据上周联赛工作会议消息，中国足协即将推动的职业球员降薪幅度之大史无前例——去年规定的顶薪球员税前1200万元年薪，今年将降至500万元，虽然具体细则还有待与俱乐部、球员多方确认，但可以确定的是，职业联赛正在“洗牌”，中国足球过去10年不断催化的“金元时代”即将被一个新的理性期取代。

拒绝‘工具人’，只为‘可持续’

由疫情倒逼出来的中国足球‘新理性期’，或许还会因国家队征战世界杯预选赛受到波动，但对于决策者而言，“塔基”的重要性日益显现——在中国足球序列当中，很长时间以来国字号和中超的‘塔尖’部分承受了太多压力，而基础层面的职业联赛乱象丛生无人问津，这直接导致中国足球人才储备和健康发展无从谈起。

与万众瞩目的中超联赛相比，本赛季中甲联赛得以顺利收官，其筹备与运营难度更甚于前者：中超联赛7月25日开赛，16支球队分在苏州、大连两个封闭赛区，而中甲联赛直到9月12日方被批准开赛，18支参赛球队分别在成都、常州和梅州3个封闭赛区进行了两个阶段共15轮135场比赛以及6场升降级附加赛。在此期间，3个赛区都进行了9轮核酸检测，包括球队人员、组委会工作人员和赛区服务人员在内共进行了15040人次的检测（成都赛区4901人次、常州赛区4812人次、梅州赛区5327人次），所有结果全部阴性。

作为承上启下的第二级别联赛，中甲联赛不应因“关注度低”而被忽视，而中甲联赛的健康程度，相对于中超联赛更接近于中国足球的真实面貌。

北京人和与新疆雪豹队，是本赛季两支中甲降级球队，这样的结果早在绝大多数球迷意料之中——导致全队无心恋战的原因并不复杂，“欠薪”是原罪，“看不到希望”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贵州人和”时期还征战过亚冠联赛的“北京人和”，最近两个赛季从中超降到中甲，又从中甲降到乙级（半职业联赛），球队投资人只差说出“全部撤资”，而这支1995年成立后主体不断变换的球队从上海搬到陕西、再搬到贵州、再迁至北京，已经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无论“破产”还是“卖壳”，球队的“工具属性”已经让球迷无法找到维系感情的归属感。

北京人和当然不是唯一的例子，中国足球的职业联赛，还要继续淘汰无法健康生存的“足球工具人”。联赛限薪、洗牌，最终目的都是让中国的足球变得正常。

本报北京11月23日电

11月22日，在江苏苏州进行的2020赛季中国足球协会超甲升降级附加赛次回合比赛中，武汉卓尔队击败浙江能源绿城队保级成功。图为武汉卓尔队球员李行（右二）在比赛中主罚点球破门后庆祝。

新华社发 史 康/摄

社址：北京海运仓2号 邮政编码：100702 电报挂号：5401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11—0061 邮发代号1—9 报价：每月33元 零售：每份1.8元 广告许可证：京东工商广登字20170074号 客户订阅电话：11185 中国邮政报刊在线订阅网址：BK.11185.CN